宋黃宣獻公周禮說

自來說周禮難矣莽歆用之而多書奇字鄭康成注之而改讀經文至宋世說周禮更難矣王荊公著新義而害貽新法俞庭椿撰復古編而亂及古經鄉先生新昌黃宣獻公以理學爲南宋名臣注周禮說五卷書錄考志咸載而明以來藏書家罕有傳本至朱竹垞先生作經義考搜羅閎富并其目不登葢是書之佚久矣余癸酉同年友陳仲蓉臺以明經入都十年論辨於鄉先生遺說尤加意裒緝謂宣獻其邑人也得說周禮者若干條今年秋緘寄示余余方侍

蹕東行比還京發而讀之雖非全書而天文地輿井牧軍賦禮樂政刑大半具存貫通古今裨益治道非注疏

者不少是注疏者亦多立論持平不存己見可謂折衷盡善者矣嘗攷黃宣獻公在淳熙紹熙閒多所建白與紫陽同遭學禁進退裕如及慶元以後出守大州入直閣事凡所著述坐言起行史論稱爲粹然君子可謂通經致用者矣而惜乎全書之不覩也昔宋王伯厚緝鄭氏易注明姚士粦緝陸績易解其書皆佚而復見然亦不必皆全編而學者爭先覩之以爲快砮臺別余七年矣而手緝是書喜余弟姪嘗從砮臺遊而分任校勘尤愛其同里諸君子肯郵貲以鋟版也爰序而歸之

皇清道光九年歲在己丑十月乙酉仁和許乃普題於

京華園廨

幼遭孤露貧不自存樵牧誦經至於弱冠幸遊庠序獲侍學師錢塘應叔雅先生（遵）先生飲食教誨手一編而語鑑曰此黃宣獻公書說也其他經之說惜不傳時邑庠生從姪東垞（廷燮）適以周禮疑義質先生先生曰此莫如黃宣獻公說矣鑑從旁識之不敢忘閱三年東垞赴玉樓鑑課其子又七年入成均遊槐市又六年出幾東客遊西又四年浮大江南北悠悠歲月誤於無補之學年來假館武林丐藏閱肆始手鈔宣獻說周禮者數十百條焉今年夏觀書於湖上文瀾閣而增益焉伏思是書在明初當編載永樂大典自憾十年都下一覩無由然今所存大典於周禮家通闕地官夏官則欲是書

之全抑又難矣編次訂正本既三易同里戚族敦迫付
鋟東垞冢嗣彤甫于墀醵資鄉寄厥功最鉅而不忘所
始仍題東垞名以慰之其專任校勘者則賴仁和許生
季傳乃恩子穆章身也鋟五閱月而工竣竊愧耳目荒
陋𢭏摭多疏叔雅先生已捐館九年矣尚望當世博洽
君子有以補其遺而正其誤庶足與書說竝傳云爾
皇清道光九年己丑十二月辛酉朔邑後學陳金鑑書
於剡東五馬山樓

重輯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凡例

一是書久佚今從諸書采緝其經文有說者標題無者闕焉以省編簡

一是書原分五卷不解攷工記亦曰五官解今天官書少仍作一卷地官夏官秋官卷分上下春官卷分上中下庶厚薄均而卷無增損矣

一采緝各條注明所出其有數條聯屬者注於第一條下以貫之他說閒可引伸者加案字以附之其爲宣獻原注者則加自注以別之

一所采各書先後互異者竝載其目先後相同者則注先見書目

一參訂諸戚族分卷認錢郎分卷注名不分年齒爲先後

一總校諸子不分卷次於序言統述之

重輯宋黃宣獻公周禮說目錄

葉忠定公原序

周官晚出而劉歆遂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井洌於逺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爲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黄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而不眩亂顚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緒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廉敎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

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爲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亹亹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己形民者必相緯經也守天下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爲下甚逸爲上甚勞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爲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頗相出入（馬氏端臨文獻通考無頗字）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繇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繇春秋戰國至本朝泝而別之其敘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凡一

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宋葉氏適水心集近時翁氏元圻困學紀聞箋注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考證

宋袁氏燮撰尚書黃公行狀曰公諱度字文叔家於紹興之新昌始就學聰警過人長九卓犖慨然有傑出流輩步趨聖賢之志作科舉業出語驚人其師祕書郎張淵以爲似曾南豐隆興之元擢進士第積階自改秩九遷爲中奉大夫爵新昌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戸平生澹泊一室蕭然無耳目之娛獨嗜書至老不勌時時誦習且手抄之日有程雖官事紛沓不廢自六經百氏天象地理禮樂官名井田兵法莫不研究交友皆天下名士講貫日新渟蓄充溢義理所在必極精微毫髮有疑卲晰乃已有書說二十卷詩說三

十卷周禮說五卷發明精切有先儒所未及止齋陳
舍人傳良以周禮名家聞公論鄉遂所疑頓釋公之
篤學精思胸中富有取之不窮發於事業煒然可紀
立朝大節始終無玷固燮所心服也絜齋集
宋葉氏適撰黃公墓誌曰公學終其身不私已見有詩
書五十卷周禮五卷得義理所安爲多諸儒罕能過
也至於天文地理令人以爲不必講井田兵法令人
講而不足行者公能使文與事會無昔人迂陋牽合
之病制置江淮夜引賓佐質難經義得新說披衣拼
戶以告又序詩說曰往年徐君厚言文叔蚤爲諸經
解書略具矣時公未四十也頃歲每有學者自金陵

至言公常用周禮注疏與王氏新經參論夜率踰丙
畫漏未上輒扣門曰已悟於是公七十四五矣嗚呼
斯可謂以學始終歟公旣歿始得其詩說三十卷水心集

宋陳氏振孫曰周禮說五卷禮部尚書新昌原刻會稽據史更正黃度撰不解攻工記葉水心序之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閫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扣書塾爲友朋道之直齋書錄解題

宋王氏與之曰新昌原刻山陰據史更正黃氏度有五官解刊在浙東倉司東巖周禮訂義序目

宋馬氏端臨曰黃氏度周禮五官說五卷葉適序曰云

云文獻通考

元潘氏首讀黃宣獻公註疏詩曰偉哉黃宣獻讀書盈萬卷正色動巖廊抗疏回霄漢雅志薄紛華幽情耽散玩白首窮簡編頻年下帷幔折衷孔鄭言兼採程朱傳諸經咸有疏殊條盡同貫我幸讀典謨更得觀彖象三百與三千恨止窺其半聖賢傳心訣帝王經世棨昭回儼日星鄭紫那能亂又過黃宣獻公故居詩曰翩翩黃叔度早已擅鴻名元老揚休色中朝曳履聲風煙接閭里瓜葛自親情萬卷書何在空堂鳥鵲驚待清軒遺稿

元托克托曰度志在經世而以學為本作書說七卷詩

說三十卷周禮說五卷藝祖憲監三卷仁皇從諫錄三卷宋史本傳藝文志

明李氏賢曰黃度新昌人隆興進士除監察御史光宗不過重華宮度累疏諫之及論韓侂冑之奸累官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嘗知建安救荒有法活民百萬為立生祠所著有詩書周禮說及史通行狀作通史史志並疑誤諸集明一統志

明邵氏經邦曰黃度好學攻文作詩書周禮說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卽近驗遠可以據依推挽人物以為己任每日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宏齋宏簡錄

國朝納喇氏成德序書說曰宋新昌黃宣獻公經學博

通著詩說三十卷周禮說五卷其易傳未成而歿今惟尚書說七卷僅存通志堂經解序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一

後學　陳金鑑　輯
　　　陳廷燮　訂

天官冢宰

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以佐王理邦國漢成帝初分尚書置四曹蓋因事設員以司其務非擬於古制也至光武乃分爲六曹迄於魏晉或五或六亦隨宜施制無有常典自宋齊以來多定爲六曹稍似周禮至隋六部其制益明唐武太后遂以吏部爲天官戸部爲地官禮部爲春官兵部爲夏官刑部爲秋官工部爲冬官以承周六官之制若參詳古今徵考職任

則天官大宰當爲尚書令非吏部之任今吏部之始宜出夏官之司士云_{文獻通考此條互見訂義司士說}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建立也_{同上}體國經野體國以經理田野也王畿方千里周八合東西都爲王畿地形不能正方短長相補以充足之設關於郊關以內爲國自向以往爲野六官之首皆言此者六鄉分主六鄉_{訂義}

周有六鄉兼三孤而爲九此言周官鄉數之定論也今攷於經六鄉既各分職矣而國之六鄉且有六焉后之六宮則又倍焉蓋周之鄉於是乎凡二十有四

人矣夫爲卿若是之衆而言者則曰六卿九卿何哉葢係之六典則曰六卿居於九室則曰九卿然事固有非數者之所能盡間見於六卿六官者不可得而畧焉是皆屬乎六典之中矣先王任人之道亦豈拘拘焉限於其數而不求以集天下之治哉宜卿不嫌於衆矣此條見訂義春官末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冢宰司徒二府對立與四卿不同周公爲冢宰召公爲司徒相成王爲左右葢左右相也周人常使二官分陝而治事任甚重治典教典稱官府禮典而下稱百官冢宰之治司徒之教於官府無所不行也禮政

刑事百官有其職則承之

以統百官

統言尊卑上下有所統也

以八則治都鄙

都鄙畧似邦國而事神治民一皆受命於天子故謂之御春秋傳曰外諸侯世也內諸侯祿也將有進退故八則皆自上御之春秋祭以伯見後曰祭公單以伯見後曰單子此其進退之可見

四曰祿位以馭其士

自一命以上皆命於天子

六曰禮俗以馭其民

土均所以設職也雖從其俗要必以禮爲準而權其
輕重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

八統卽中庸九經也治天下國家綱統在是

二曰器貢

用器兵器禮樂之器

七曰服貢

不獨絺紵玄纁纖纊皆是鄭注絺紵也

三曰師以賢得民

師掌教之官鄉大夫師氏保氏也

四曰儒以道得民

儒學士也通乎其下傳道授業者以上訂義

祀五帝

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於四時者也周人祀天於圜丘祀上帝於明堂皆報本也祀五帝於四郊所以致其生物之功也大宗伯言禋祀昊天上帝而不言祀五帝義可知矣由此觀之則明堂祀上帝者祀天也非祀五帝也而註疏家言明堂者皆曰祀五帝其說何從始乎遭秦滅學專用夷禮漢興襲秦四時增之為五時自是以後郊祀用新垣平之言則祀五帝明堂用公玉帶之言則祀五帝皆以五時為主不知有上帝五帝之分也成帝卽位用匡衡之

說改郊祀明年衡坐事免官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祠者遂復甘泉泰畤及雍五畤如故夫明堂祀五帝自武帝首行之光武中興以後始建明堂明帝章帝安帝遵行不變大抵以武帝汶上明堂爲法不知周人祀上帝於明堂之意矣是故漢儒之註釋明堂者皆云祀五帝蓋其見聞習熟然也其後晉泰始中有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只設昊天上帝一位未幾韓揚建言以漢魏故事兼祀五帝無祀一天者竟復明堂五帝位是又習熟漢魏故事而然也抑又有甚焉者唐開元中王仲丘奏謂禮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帝竝祀行之已久請二禮竝行以成大享之義本

朝皇祐中宋祁奏以上帝五帝二禮並存以明聖人尊天奉神之義不敢有所裁抑夫祀上帝於明堂周禮也祀五帝於明堂漢禮也合周漢而並用之旣並祀五帝又祀上帝其義何居是說也創於王仲丘襲於宋祁後之言禮者習熟見聞又將循此以爲不易之典甚矣知天之學不明諸儒惑於古今同異而莫知所決行之旣久而莫覺其誤也肆我神祖聖學高明洞見周人明堂以文王配上帝之深意屏黜邪說斷然行之不以爲疑非聰明睿智不惑之至其孰能與此哉文獻通考　案此條通考兼引信齋楊氏續經傳通解今本通解脫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

禁

王宮內外自宮室庖膳醫藥酒漿貨賄嬪婦皆統於大宰而小宰建宮刑以治之訂義

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

以敘進其治未嘗不欲其治也又惡其陵節犯上出位邀功故以敘造之積靡廢曠不可以不戒也則又以敘而作其事

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

平邦國均萬民上之財用不節何可為也故冢宰制國用

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

軍旅田役貢賦皆司馬政典家稽財貨馬牛車輦器械之屬聚則公私俱足鄭言職方制貢蓋其一事耳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

凡官府之相關通者聯合之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

此卽大宰八灋官成也八灋爲屬職聯成計其目皆在小宰大抵小宰治官府最詳八成所以待萬民之治也事莫繁於此大小宰通職小宰任其繁則大宰所治皆要也其曰經邦治治之所由以立也

二曰聽師田以簡稽

車徒牛馬器械皆具於此

六曰聽取予以書契

書契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則凡取予二字訓義據欽定周官義疏補者皆有此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

聽謂聽察之也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計計其功狀也曰善曰能曰敬曰正曰灋曰辨所以斷其才等也凡此六者有其一皆可以治故謂之治行弊斷也

國有常刑

常刑謂國法掌在司寇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

之位掌其禁令

掌治朝之灋者冢宰掌邦治故王眡治朝則冢宰贊聽治而宰夫掌其灋以正王及諸臣之位灋謂其事當聽於治朝者若今三省取旨軍司引見公事禮部奏進士名三衙進呈軍器之屬是則皆有其灋矣王位若今御坐與臨軒也公卿大夫之位其進退升降各有據鄭言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不如儀者非也司士朝儀之位蓋常朝也宰夫治朝之位王聽治當時王者位於此也羣吏府史府主藏史主書將有所治故亦有位

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臣民言事爲令爲復爲逆其當否其可行其不可行
而必關於羣吏之治故敘而待之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
周禮徵令有二王與冢宰有所徵召之令宰夫百官
府之徵令是也征斂稅賦之令司書逆羣吏之徵令
是也王召百官府將有所訪問宰夫掌之必辨其八
職其凡要在正與師其數目在司與旅其財賄文書
在府與史其節次督趣在胥與徒必辨其職則徵召
無差忒
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
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

正師皆是長官也正以糾正爲義師以教師爲義司以司察爲義旅衆也以分職爲義正師之治簡司旅之治詳凡詳於要數密於目鄭氏以大宰爲正小宰宰夫爲師上士中士爲司下士爲旅非也下士爲旅葢見六鄉之屬有旅下士故據之六鄉之屬旅下上亦以分職爲義也此言百官府之八職凡官府不必備此八者以其所以稱正稱師與其他所以名官皆可以類通矣官灋官成官常卽冢宰所治之八灋

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

史案牘可攷於治爲贊助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

鄭說非也鄉遂皆官府也縣都之地不為都者皆為都鄙如遂之制遂人可考天子使吏治之故稱之曰羣都縣鄙以同於遂也

乘其財用之出入

大府曰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故宰夫考其治而乘其出入

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

失財用物有過誤有乖違其罪皆可議惟辟名則必行其誅

甸師

王藉在野故以甸名官有教民之義故曰師鄭氏謂

共野物官之長禽獸魚鼈莫非野物而以稼穡先之重本也列於庖膳之後飲血茹毛在黍稷之先故本其所從來也

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

同姓死刑於是事人事鬼無二道也詩曰惠于宗工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反道敗類近在其族教帥之不至忝其先人寧不自愧乎死刑於是盍自以爲事鬼神之未盡怨恫之必不能免也記曰不與國人慮兄弟兄弟之有可慮麟趾仁厚之化安在哉知此則知冢宰設屬大意

食醫 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

眡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凡藥所眡和所多會所宜節王之欲可謂備矣是故王心常清不爲物所淫王體常寧不爲物所傷然後能以禮義節人之欲焉宋陳氏友仁周禮集說天有四氣人有五臟一氣不備物受其病五臟亦然四齊相廢則或養其一臟而遺其四害不淺矣滑所以調之慮其不通也甘所以調之慮其不和也甘在內則養脾在外則養肉四行無土不可四味無甘不可此甘之所以調歟緻者氣之所由以通者也緻不利則氣窮焉此

滑之所以調歛牛羊豕犬雁魚天產也以爲膳所以養人之精稌黍稷粱麥苽地產也以爲食所以養人之形精不足於養則氣衰形不足於養則氣殆然則膳食之養不可相廢其宜不可相反所宜二字明王氏志長周禮注疏刪翼脫或失焉則所養適足以害之耳集說明柯氏尚遷周禮全經釋原同

總論

春秋傳曰秦醫和謂趙孟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政訂義作全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主不能禦吾是以云良臣將死也夫師之教訓傅之德義保其身體冢宰之事也冢宰王躬是保燥溼寒暑起居飲食皆當體察周冢宰

必兼三公使其燥溼寒暑之不戒飲食起居之不節而疾生焉則何以爲師保故食醫之調適飲膳爲詳而醫師奉王之事屬於冢宰豈苟而已哉訂義集說剛翼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癘疾之作或感四時之邪氣或自養之失宜素問曰夏傷暑其病在秋爲痎瘧秋傷溼其病在冬爲欬嗽此自養之失月令曰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中冬行春令民多疥癘此感時之邪先王於時氣不能使之無邪而有以裁成之不能使萬民無癘疾而有以養之爲之疾殤之醫所以養萬民之疾爲之體義之政

所以裁成其時氣而又爲之膳膏齊和使嘗放焉所以維持其五臟六腑此仁民之政也記義疏欽定禮集說

酒正

宮正宮伯之掌宮室居處之正也膳夫庖人之事膳羞飲食之常也酒漿醯醢宜聯膳飲舍次帝藉宜聯宮室離之而在醫師之後其下遂列府藏嬪御之官蓋以爲厚味膳羞游觀怠荒貨賄遂至聲色縱欲皆足以致疾其在典章雖不可已而可節其在人情雖不能免而可戒是皆大宰之所當知自秦以來宰相不復預此凡人主共養盡屬少府乃爲天子私人夫豈惟宰相不得預而醫卜史官加諸吏左右曹則與

閽政事矣尚書銜掌樞機則權侔宰相矣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

燕賓客有常禮故共其計左傳曰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三爵獻酬酢也酒正奉之察其過也

酒人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酒漿籩醢皆內事宗廟之祭祀賓客之饗食王后行禮於此世婦詔之酒正不與故酒人共酒而奉之直致內事鄭言酒正使之非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后夫人之職也

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外祭祀賓客陳酒皆共酒以往酒正使其士奉之

漿人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

飲常須也以共賓客謂之稍禮常日稍用之非必備

六飲禮飲后夫人致稍禮漿人共不由酒府纔栗纔

食之義

凡飲共之

凡飲自后而下

籩人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羞籩之實糗餌

粉餈

四籩以司尊彝互考之屬薦腥薦熟爲兩節王行禮

則加籩羞籩當爲后亞獻行禮故謂之加與羞皆用

㮚脯餌餈

掌舍　設車宮轅門

車宮壇壝宮皆因會同爲之有兵事則爲車宮所謂兵車之會今猶稱將幕爲轅門

大府　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藏以儲蓄言內府職曰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此所以備非常不能不用要以蓄儲爲本故曰藏外府職曰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濔者此有司常費隨入隨用故曰用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執事者若工賈之屬應受財者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

賦用謂九式之當用邦賦者貢不與也有餘不足則推移之而必取具焉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王之金玉玩好兵器貨賄皆式貢之餘必取其良者下奉上自當如此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

冕服司服掌之屬宗伯燕衣服玉府掌之屬冢宰格王正事宰枂之職王之衣服外府以關市之賦爲之而燕衣服則歸於玉府燕衣服衽席牀第皆可爲淫靡而與金玉同藏使大府爲之長王之用財雖不會

大府歲終會貨賄之入出冢宰受焉猶可以察其非度也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珠槃玉敦用於盟歃玉府供之盟所以結信信必自上之人先之故用天子寶藏之器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此私獻於王者也鄭氏言百工所作可以獻遺諸侯非也玉府蓋天子燕私器服之藏故獻爲私獻而好賜亦王之私予左氏傳曰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曰非禮也勿籍內府有好賜予則（奬作雖）無典章不可廢

者也崧高王遣申伯路車乘馬韓奕王錫韓侯淑旂綏章是也

內府

內府共貨賄則大用也外府共布則小用也內府多臨事度宜非預有法程者適四方使者所受物與好賜予者爲可見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王聘諸侯皆有賜遺幣帛以縣賦給賜予以幣餘之賦給弔用以邦國之貢給此言凡適四方使者則吉凶雜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

外府專掌邦布貨賄重幣布輕幣布所以通貨故貨賄皆在內府而布在外府

凡有灋者

謂當用百物者也

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

財用幣齎其財用有幣者之齎也裹送之雜費也掌皮曰歲終會其財齎典婦功曰授女功之事齎稟人曰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凡齎義通賜予財用亦謂有當買作者內府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外府共幣齎大用小用可見矣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
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
九事九式式特用財之程式耳變言事凡羣吏之所
當聯事合治者莫不舉也財出而事不舉則爲妄費
司書計羣吏之治必使知此意故言事焉事成而後
版圖簿書幣餘之財於是可斂矣
以逆羣吏之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
要貳焉
徵令貢賦之令也小司徒曰以行徵令田野穀粟藪
牧六畜山澤各以其物皆民職貢賦攷其足見贏者
取之寬也不足者取之隘也司書於是通其有無乎

其緩急而出其稅斂之灋使掌事者受而行之貢賦
皆有定制不可易移稅斂雜征故可隨事通融而使
考官掌其灋事成又入要貳以備考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
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大府頒財於府藏且以其數予職內職內辨其物等
總計而執之官府財入謂內府外府之屬凡入貨賄
者皆是都鄙財入蓋縣都財賦畱其處以待用而其
副皆在職內邦國用之於國貢之於王其數皆逆知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
貳令蓋職歲式灋與府藏給予之數此其副本也謂

之令必稟於上也類聚書之備考閱

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有餘不足可得而知矣則敘之以移用待大府

職歲　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財出無式賜予無敘皆不得行此所以相副貳也凡貳皆所以相參考大府以官府都鄙當受財用之數予職歲職歲據之以授式灋府藏遞之以出給若今之幫勘也贊逆會以其出數逆而知之以贊會計賜予不會職幣之敘不與焉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以式灋出之復以式灋斂之不茍癈也必使善其物
足於用而有長財則爲得也
振掌事者之餘財
周公設官理財居其半集說財用之數驗之以書契督之以要成證之以貳令考之以參互物之以式灋辨之有類執之有總小數之則秉大數之則會職歲作計義職內所敘職幣所振雖餘財然猶加肅焉釋原義作必加嚴案訂
焉集說作而加肅焉今依釋原
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以書楬之詔上使知已出見餘之數不獨賜予不免時有小用於是取之王之用不會獨會其出以知餘見耳其數皆關白司會計義

總論天下財計至浩繁也國之用度至難程也豈惟叅幣之不可攷凡事之緩急先後物之精麤功苦財用之有餘不足萃於一司雖明辨強有力者猶懼不能支周之所以爲善制者其大者爲之九式各有制節不相踰越其小者使百司庶府凡用財者分受之是故大府受貨賄之入以式灋頒之於府藏賦入之貳在職內賦出之貳在職歲職歲以式灋授羣吏之受財者府藏無職歲式灋則財不出若三司憑由勘合

也蓋吏既受財則以貳令予職內若三司磨勾也官府都鄙之百物財用皆有版圖在司書其貳在司會以行會計之政司書敘其幣餘之財歸於職幣宰夫於是詔辟名之誅善物之賞嗚呼條綱相統脉絡相貫甚煩而有至簡者存甚博而有至要者存後之言理財者烏能易是而爲善制哉

司裘　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戒寒候之將至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言寒爲有漸也希革毛毨天地生物之仁民之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王已受裘豈嘗一念忘此羽物之行須裘繼之

欲公卿大夫皆知此意爲當體也

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其麋侯皆設其鵠

天子三侯所服者摯而衆也虎摯於熊豹摯於麋麋觸而不搏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

康成謂政令施閽寺者非下文均稍食分人民皆爲政令政令不獨施於閽寺注疏說猶未備義疏

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

九御名官曰女其御於婦道有所未知也九嬪職曰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功即

婦職作二事者也與婦德婦言婦容皆爲陰禮此特言二事著女御之職也世婦以上無絲枲功事必使內宰敎九嬪者古人學必有師雖女子亦然故九嬪職謂之婦學不敎世婦世婦知婦道矣訂義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

禮家說王宮五門則二十人囿游之數不著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其守門者安能有墨哉漢文帝廢肉刑至景帝遂募死罪爲宮游陂池文王靈沼王宮嚴密之地不得不謹囿游之地何必如是此足以見內外一體皆所以嚴一人之奉初不以囿游而少忽也囿游無閑於王宮則燕游不足以損德

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

此守中門者之職事也爲命夫命婦闢與埽除設燎之事他門亦然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寺人內豎皆奄王之正內五人則他處尚有之經不出不著員數葢掌女宮戒令職事爲不可已者已在此則在他處者未必有職事雖闕之可也

及女宮之戒令

女宮若女𥃴女酒之屬訂義疏

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

內人世婦自治禮事而寺人佐之故其職曰掌祭祀

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㮣爲粢盛上言戒令謂
在宮有警戒之令此又言禁令謂有時出宮弔臨於
外則又有禁止之令訂義

九嬪

鄭引昏義六宮有三夫人以經考之恐非內小臣擯
詔后禮事相九嬪之禮事寺人佐世婦洽禮事無擯
佐夫人者女御比士妻世婦比大夫妻九嬪比諸侯
夫人其言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亦恐非周官大
夫元士不止於二十七八十一其爲內外相敵之數
未可信也若曰數當立此以戒廣色則或恐是曰九
嬪疑若一娶九女因以名之王娶下比諸侯

女御　后之喪持翣

案禮器云天子八翣又漢制度皆戴璧后喪亦同將

葬向壙之時使此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故鄭云持

而從柩車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鄭曰女祝女奴曉祝事女史女奴曉書者葢與女酒

女漿同也酒人列職故女酒爲女奴曉酒者漿人列

職故女漿爲女奴曉漿者可也女祝女史各自列職

其事畧如春官大祝大史故上聯嬪御與酒漿醯醢

不同必非女奴也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

九嬪世婦通乎諸侯夫人大夫妻典絲所謂內外工也及內人殊之於嬪婦事齎治絲枲之事及轉致雜費

以其王及后之用

典婦功詔典絲典枲其之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於外內工皆以物授之

凡絲皆掌其入是亦爲一府藏也典枲亦然鄭康成以絲入爲九職嬪婦所貢絲非也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不貢絲此當是九貢禹貢兗州厥貢漆絲青州厥貢絲枲以其賈楬之將以爲授功獻功之程外

內工九嬪世婦及諸侯夫人大夫妻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
之政令上之賜予
鄭康成改良爲苦非也又曰其良功典婦功受之亦
非也典典婦功掌授功之政令典絲典枲掌其出入典
婦功非府藏之官猶大府之於內外府良功絲功縑
帛
典枲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
冬服司裘頒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是也暑服典枲
頒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是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音遙狄闕狄鞠衣展衣綠

衣素沙

謂素紗以白縳爲裹未必然毛公曰禮衣有展者以丹縠爲衣又曰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展衣丹縠似與司農合然以意求之縐絺宜素紗爲類鄭曰後世紗縠名出於此素紗單薄之稱是則當暑別有此服其制亡不可攷

屨人　素屨葛屨

王與后皆有六服屨人六屨其下又有葛屨鄭引喪禮冬皮屨夏葛屨其意謂葛屨獨施於凶服耳屨人末言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鄭氏遂云祭祀而有素屨葛屨惟大祥時恐非此正明葛屨之所當用葛屨

見於經者多不獨施於凶服六服六屨其言出葛屨似對后服素紗爲當暑之服士喪禮冬皮屨夏葛屨皆有繶純無他義直以寒暑之宜耳然則屨人所謂凡四時祭祀以宜服之者亦爲寒暑之當變故大裘祭天先儒疑施於夏至方澤方澤祭地本不與祭天同姑未暇論然服屨而辨冬夏之宜則大喪恐亦不施於夏祭先王觀會通以行典禮豈有當暑而服寒者若言祭則用赤舄黑舄功屨喪屨散屨此隨事之所宜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夏采掌復無他事也特建一官者生事盡而死事始

也曾子曰啟予手啟予足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宋穆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於地人主能保其身至此而冢宰之責盡矣復於四郊必以四人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一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二

後學 陳金鑑 輯

陳汝燮 訂

地官司徒上

大司徒之職 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凡邦國都鄙皆爲之界域溝封鄭氏曰千里曰畿非也小司徒正其畿疆之封鄭曰畿九畿亦非也九畿分畫素定不待建邦國而後正詩曰薄送我畿畿界也訂義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

土會之灋凡天下之地不出此五者邦國都鄙在其

中而經田野焉是皆爲可會也

其植物宜膏物

膏物桐漆之屬

入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祭祀有誓軍旅有誓恤憂也使憂其事也詩曰朓朓

征夫每懷靡及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

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此皆土均職掌夫土均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

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行

之卽司徒所謂辨五物九等以均齊天下之政也和

故均齊土均之灋本於司徒而特見之正以其有關繫也義疏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

造都鄙與建邦國不同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知其廣狹遂以制其域居其所當授之民宜必有餘地造都鄙直以其所當授之民室數制其地山川溝涂皆豁除以實地計固不使不足亦不使有餘故其下出易灋訂義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令

變職言地守特出之定山澤界域不使與井牧殽雜

凡山澤有田其民耕之謂之山澤之農而其地乖離不可井牧定其界域焉職事即下所須十二職先王常恐其殺亂工飭材賈通財猶本於地之所生學藝世事服事治人者也自建國而下至此總敘之見授職奠守制貢之爲一瀹也政令凡師役會同賓客喪紀稅斂皆是

十日學藝十有一日世事

學藝士也夫人皆得學之世事公卿大夫士之冑嗣古者進與不出此二者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口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司徒教官而預聽訟之事未歸于士猶冀其可教也

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

鄭曰令遺人以遺人掌委積也修道則非遺人之事矣遂師曰賓客巡其道修庀其委積司徒令遂人遂人令遂師使各於其遂行之遺人掌委積之政守在遂師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

此六鄉之衆庶用於國中者若起野役則遂人以遂之大旗致若帥諸侯之師則司馬以大常致與追胥竭作故言萬民也

小師徒之職　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

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

九比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也三三比之故曰九比小司徒專掌比灋盖鄉灋也非若野灋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也故其職又曰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致夫屋以待政令國中六鄉也四郊六鄉之餘邑也六鄉四閭之吏司馬灋閭方百里三萬家四閭十二萬家六鄉爲七萬五千家其餘五萬五千家爲四郊此亦大約也鄉之民雖必比而居之者使各從其類而習其事也邦國都鄙皆本司徒鄉灋以敎其所治民故小司徒以九比之灋稽都鄙夫家之數而邦國則受其比要內外之勢詳畧不同　賤臣妾也閒民也

不登於比閭之籍其賤亦可耻

乃頒比灋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徵令辨賦之徵令政教必觀其豐約而為之隆殺徵令必稽其有無而為之寬急故入其衆寡六畜車輦之數而後施行之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邦國羣吏大比縣師攷之小司徒受其要而已治之畧也末言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敎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則詳治之比灋不施於六遂鄭曰亦受鄉遂非也比要在司徒為民籍簡稽在司

馬爲軍籍

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鄉之軍制寓於比閭族黨州鄉故會其卒伍而爲伍兩卒旅師軍蓋常自爲六軍也用之於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皆鄉法也軍旅曰起部伍素定由是而起也田役曰作田竭作車少人多役隨事多少車不出皆臨事作之田雖爲六軍蓋不止七萬五千人矣追胥亦竭作當時比之不作臨事紛錯也野皆不如此不會卒伍大抵鄉車人不相須其用在人而或竭作故會之於卒伍野車人相得其用在車無竭作之事故合之於五乘此其所以不同也六軍爲車

千乘以司馬灋三百家共一車約之七萬五千家止得車二百五十乘不能充其賦也大抵六鄉皆守兵會同征伐其出甚少故六軍備其人而已車馬之賦不盡出於民則以公車充之校人有馬牛人有牛皆以共公車鄉賦閭師徵之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此治野之灋乃者繼之辭鄉灋備又著野灋焉必著野灋者貢賦當自司徒出師役則相因矣康成曰造都鄙采地井田異於鄉遂其說最乖誤野純農夫故爲公田九一之灋以出租稅爲丘乘四一之灋以治車馬○牧居高崖下隰不井今所在猶有繫官牧地

鄭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非也

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

孟子所謂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是也邑合也言民之合於此也丘聚也言民之聚於此也丘乘之制成於此漢志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是也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鄉野皆以單瀛令貢賦貢賦皆有定制不容有不供者故以單瀛令之野有稅斂雜征薪芻疏材之屬鄉無之委人可攷貢賦稅斂民食必參相得而後其令可行鄭曰地事農牧虞衡地貢九穀山澤之材亦非□

此自九夫立瀘則皆爲農事藪牧虞衡視農爲別農定瀘而後藪牧虞衡皆可立也

乃分地域

域界也井邑丘甸縣都各有界域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

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外此大司徒不奉不羞皆小司徒爲之謂之小祭祀自與大司徒相對爲大小大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小宰凡祭祀贊王案諸本譌玉从石經幣爵之事大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卜日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小宗伯小祭祀掌

事如大宗伯之禮皆可具攷此皆有精意鄭以王玄
冕所祭爲小祭祀非也
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役卒役也小雅曰勞還役六鄉不與於司馬之征發
有王命起之則小司徒帥而致之司徒司馬調發郊
軍則其吏帥之小司徒巡察之而治其政令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對遂人爲野役治其政教愛敬行焉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自鄉郊至都鄙有地治者
皆爲屬官地治詳悉事亦多細小故小師徒攷其日

成得自行誅賞月要歲會則致之冢宰治成蓋冢宰所施之八灋也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

六鄉餘民居於四郊四郊類若專以處工商藪牧之屬故敬仲治齊有士鄉有工商之鄉放於先王為之攷夫屋其無公田可知

鄉師之職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凡役皆司馬徵發唯六鄉之民　司徒自致故既役則鄉師受州里比要而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要與灋參互之其事可逆而知其餘則司馬受要而

攻之者察其事之不攻堅也

凡邦事令作秩敘

周禮凡兵政皆司馬政典凡役事皆司空事典秩敘廩食等次也凡以事役民夫爲秩宮伯曰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鄭曰秩祿廩敘才等至鄉師令作秩敘則日事之常次非也功力常次在司空之辟非鄉師所當作也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

四時田灋詳在大司馬鄭言人徒及所當有蓋一端也

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

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

鄉師致衆庶各致其鄉之民也將田先閲於其鄉而以司徒之旗致之使知有所統也鄭以陳之以旗物句絶當以致衆庶而陳之句絶陳列之也陳列之故有先後之屯卽大司馬所謂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者也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阸以王命施惠

施惠卽遺人鄉里之委積以恤囏阸鄉瀷未教其民相救相賙而上之德意當先之故歲時使鄉師賙其囏阸以上命施惠野自甸以往非鄉師所治欲使民皆識此意教瀷大抵皆自鄉推行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鄉大夫猶有職掌鄉老惟大比興賢能獻書于王則與焉所謂師也父兄也六鄉三公爲之師書曰周公師保萬民差純實也

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國中張橫渠謂自郊門以內通爲國中孟子曰臣聞郊關之內野自甸以往大抵政令皆自鄉出推行於甸稍縣都故鄉官多兼野爏掌之征不言歲而言七尺六尺者歲雖登而身不及則爲疾所謂痤短侏儒者也則舍之國中晚征而早舍爲其近而役多野則

早征而晩舍以其遠而役少
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和內志正也容外體直也主皮中也復曰和容中不
驕不中不慴也興舞其節比於樂也
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徵發雖有號令無節不達守瀾之嚴如此鄉大夫專
行考察行藝以興賢能而令民守閭之事參焉鄉大
夫皆鄉也是爲軍將
州長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
六鄉之軍聽於王主於司徒平居常自爲六軍之教
甚詳其兵精司馬作軍六鄉不與理勢當如此故六

鄉徵發則稱國言有天子之命獨見之於州長州長承其命也帥而致之軍旅致之於小司徒役致之於鄉師小司徒鄉師各以其事總帥之而致於大司徒

黨正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社禜酺皆鄉祭惟蜡為國祭蓋亦命祀也教灋禮樂詳於鄉者以其士大夫也而使其民學焉鄭言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教之尊長養老非也鄉之教灋非專為農民亦非為農隙而始肄習之春秋祭祀四時田獵正月之吉讀灋正歲讀灋孟月之吉讀灋月吉讀灋何嘗一日不教以禮觀遂職則其

敎農民者可知矣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斯之謂矣○壹命受職齒于鄉者則以鄉之老者長者先之再命受服齒于族者則以家之老者長者先之三命而不齒者貴貴之禮也敎之長謂其近於兄敎之老謂其近於父敎之貴謂其近於君

以歲時涖校比

校而比之

族師　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孝弟睦婣人之性質皆有之惟學則德進而行成不學無足觀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故書其有學者勸之

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比閭黨州皆以五而登惟閭四族變其中者所以爲聯濾也故五家爲比有聯則閭合四閭爲族有聯則黨合如是則比閭族黨無不合者居則五家爲比十家爲聯行則五人爲伍十人爲聯五伍也十什也故士師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是也鄉合非野濾也四閭爲族八閭爲聯八閭二百家軍濾雖四而調一要必以是而起鄭康成注稍人曰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是也大司馬有車有徒故十人爲聯則伍合二伍二百人爲聯則卒合二卒

以二百人計之七十五人其車三伍百二十五人爲徒兵五伍皆伍也合則皆什也晉荀吳毀車爲行而曰以什其車必克又曰困諸阨又克盍當險野利用徒盡合車人而用之故謂之以什其車此本先王徵意荀竊見之耳然必素相聯合故倉卒可用

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友助益至事益易辦

閭胥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役政師田也司馬政典也四閭爲族使之相葬數謂其事之有數者比謂因其敘而比之居則五家爲比

故讀灋亦使比而聽之以祭祀聚則讀祭祀之灋以役政聚則讀役政之灋以喪紀聚則讀喪紀之灋大抵州黨族各有灋則各以其時而讀之閭亦自有灋則因其聚而讀之任任其事也恤憂其事也任恤必敬敏者於是書焉凡事謂祭祀役政喪紀當其比時有違失見以顯撻罰之凡祭祀非閭所有鄭注謂州社黨禜族酺也

比長　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國中即六鄉也鄉大夫曰國中自七尺至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皋國中對野則六鄉爲國中可知此皋國中對郊蓋六鄉餘民居於四郊者自郊徙國中自國中徙郊若爲進退陞黜之灋者

鼓人　以靈鼓鼓社祭

社祭土稷祭穀郊丘祭天地天子之禮也土穀之祭達乎上下故方丘與社皆地祭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元舉社則其禮達乎上下舉元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曰以靁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不曰元祭而曰社祭亦見其禮之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靁鼓靁鼗以祀天神靈鼓靈鼗以祭地元是則元祭社祭其用同矣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文獻通考秦氏蕙田五禮通考）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

祭祀百物之神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者（訂義）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

山川之在四郊者蜡則其民得祭之四方鄭康成以爲四望四望非州黨所得祭記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詩曰以社以方是則四郊之民各祭其方王則通祭之王制山川社稷四方則國子舞此州黨之祭故使舞徒舞謂之野舞野舞舞師教之舞師所以列於鄉官者以此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蜡祭百神與山林社稷四方有舞自餘防瀆表畷之屬不舞旱而祭其神舞祭百辟卿士不舞州祭社舞

黨祭禜族祭酺不舞故曰凡小祭祀不興舞鄭曰王
玄冕所祭非也王祭不使舞徒舞
牧人掌牧六牲
牛人主牛則牧人惟牧馬羊豕犬雞五牲而已其曰
六牲備言之耳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
時祀之牲總結上陽祀陰祀望祀皆四時所常祀山
川四方百物包於其中矣此特見或騂或黝或各以
其方之色皆用純對下文外祭毀事用尨耳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
此與九職之牧分授牧田以養國牛故言公牛以別

於民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求牛亦芻之備非時之須耶牧人所謂凡牲不繫者職如字不必改充人司門各共其職牧人備言之矣此省文耳 案鄭注職爲樴

共其兵車之牛

兵車輦也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待政令待稅斂之政令也司書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其他政令非載師之職也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陳相願受一廛而爲氓此廛盖民居矣遂人曰五鄰爲里其在鄉則五比爲閭故曰鄉里在郊則曰郊里一也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

宅田居於城郭之外者之宅地也書曰表厥宅里孟子曰五畝之宅是不獨民也有士大夫有服公事者民曰廛士大夫曰宅通則皆曰宅廛有征而宅無征城郭中不能容則居於外鄭曰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非也仕者世祿雖死祿猶及其子孫況老而致仕者固當給祿矣謂之宅田則非也鄭引宅者在邦在野止謂其家之所在耳豈凡稱宅者皆致仕者哉

士田士之祿田也以其所入什一之稅給之諸侯班祿見孟子王國班祿亡不可攷圭田當在此　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蓋謂農民既藝黍稷穀有餘則賣之易其所無者非謂且耕且販也　案杜氏子春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

賞田

公卿大夫士庶人於灋應賞皆得有之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郊外四甸之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盡以為公邑自此至畿疆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之公邑對家邑為名甸田皆井授故小司徒

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是爲丘乘之制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其車千乘鄭康成曰公邑六遂餘地非也甸爲六遂無餘地蓋其居民一以遂人鄰里酇鄙縣遂之灋施之以存卒伍之制其授田一以司徒井邑丘甸縣都之灋施之以益丘乘之制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鄰長凡邑中之政相贊則所謂邑者乃參行於鄰里之中而六遂之地十二同止能容七萬五千家非若六鄉有餘民別而爲四郊也其曰公邑以其屬天子也司馬灋二百里爲州者言其居民如鄉之州也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謂天子大夫各授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畺地之中也家邑大夫之食邑也其在畿外則爲附庸之國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食邑非謂盡食其地盡亦使取公田之稅而食之有大夫士有府史胥徒皆當有祿盡取給於此而歸其餘於王故謂之稍專以廩祿爲義也司馬灋三百里曰野言其居

民授田恐與甸同也甸爲公邑稍爲家邑公邑合而
聽於遂人家邑離而聽於家大夫費郈武城莒父小
都大夫之都鄭以爲卿之采地非也卿受地視伯謂
之縣者著野瀶也必著野瀶者見都鄙之猶有王田
也大都公卿之都也公百里州公祭公伯七十里不
言七十里者合之於百里凡伯曰我居圉卒荒芮伯
曰孔棘我圉圉疆也其曰疆者言爲天子守封疆也
又謂之都甸稍縣都猶縣之爲縣也甸瀶四甸爲縣
四縣爲都載師小都曰縣大都名皆互通都鄙之外
一以丘甸之瀶治之故其名通稍不爲邑縣疆不爲
都天子使吏治之而屬乎遂人遂人曰以達于畿是

也鄭於遂人曰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非也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
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廛稅有夫布以夫一廛爲名與里布雜征居二十之
一里布以里居爲名葢給閭里雜用其服器之屬孟
子不欲以室廬蠶桑之稅病民故欲去之國中什一
使自賦役多稅輕遠郊二十而三役稍簡矣自此去
國益遠役益簡稅漸增至十二而止自甸而往通行
公田九一之灋蓋并雜徵爲十二自郊至都役賦相
乘除而通平然猶必優內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

者出夫家之征

里布出於蠶桑宅雖不毛猶出里布屋粟出於藝植田雖不耕猶出屋粟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公田九一之外復有此稅以夫屋爲名所以給施散若今之義倉賙民無宅則無里布無田則無屋粟然必出夫家之征在國則出十一之貢在野則出九一之賦一夫百畝之所任家征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視其貲爲之數

閭師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

凡任民國中九職雜居與野不同其授地或多或寡或不授地參差不齊故皆使什一自賦圃牧工賈則皆視農夫百畝各足以致其一夫之力而什貢其一畿內無貢謂之貢者言下之所以奉其上也國中貢卽賦也什一自賦其實夏濤

凡無職者出夫布

凡民職業雖不同而皆受廛居作受廛者必有夫布閒民雖不受廛亦必出夫布如有職業者此所以懲之也

不耕者祭無盛

工賈皆不耕豈可以使祭無盛儒不耕而食孟子所

謂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固得通功易事也

縣師

縣師鄉官也而掌天下地域人民六畜車輦之數及徵野之貢賦猶以內統外以縣爲官取四甸爲縣之義丘乘之制貢賦之瀛於是詳焉

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此天下軍籍也其序自外及內著其爲一瀛也調發多用外兵止及郊里六鄉之軍司馬不得而徵發之

也六鄉之軍專衛王大比小司徒已攷四郊之吏縣師亦攷之者小司徒掌教縣師掌斂其賦各行其職必攷察之而後其事嚴整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司馬主兵其令不得直行於天下必有縣師關節此先王微意兵皆民也發民為兵而主民之官不應全不知故使其屬行司馬之灋作起也起其衆庶馬牛車輦而後會其車人卒伍邦國都鄙鄉灋卒伍雖素定而車人不相須甸稍縣都野灋車人相須而縣都

居民未嘗爲卒伍故於此皆以司馬之灋會之五人爲伍百人爲卒離則皆伍聯則皆什百人爲卒鄉爲四閭野爲四里車徒異部多少稱事案王氏介甫周官新義曰車有車之卒伍若司右所謂合車之卒伍是也人有人之卒伍若小司徒所謂會萬民之卒伍是也郊兵其吏帥之野兵稍人帥之邦國都鄙各從其主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凡造都鄙鄉灋卒伍令賦邑野灋丘乘令賦調發徵斂皆當用之故其所授民皆有數而不使其地有餘不足量其地知其所能容辨其物知其易不易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鄭謂餘灋用非也廩人匪頒賙賜未有所指授備之

以待故可謂之餘爲用穀不足則可止也遺人施惠皆有品式不可已者如郊里委積以待賓客豈餘濡用邪又縣都委積以待凶荒今亦以穀不足而不出可歟大抵司徒教民相賙相救民力之所不能任與其所當任老孤羇旅國皆自當任之本文王惠鮮鰥寡之政國用之不可已者常時給養之一旦以穀不足而止則皆當爲餓莩此遺人委積廩人匪頒賙賜皆當於徵斂時與倉人分受之大畧如今省司義倉米各有所屬遺人所當用者亦必皆有餘蓄雖凶荒穀不足不得止也遺人與閭師縣師爲聯閭師徵鄉賦縣師徵野賦其事相關郊外曰野五鄙爲鄙委人

以甸聚待羇旅野鄙卽甸也稍無委積稍賦專給廩
祿宜無餘也凡委積道達則移用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
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
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國中賓客禮積有司供見大行人軍旅糧食廩人供
自甸而往其廬有路室有候館自國野達於天下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
政
均人掌均力政自國中推行之於天下猶閭師之民
職縣師之軍賦遂人之委積也周禮地職必聯地守

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地其政本通而虞衡之
地必常辨之不使與民雜因其地之多寡媺惡而均
之必使一夫之所受皆足以食其一家不使有餘不
足相懸絕是故地政均則地守地職可均矣民之作
業不同必使皆得自盡其力而後任公家之事爲之
程等與貢稅相補除不使輕重勞逸不相侔是故地
守地職均而後力役可均矣力政力役之政令不必
改字案康成讀力政爲力征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特言無財賦者國中九職蓋有不授地而出征賦者
如百工商賈閒民夫布皆是凶札無財賦其見於經

者關市不征是也均人掌均力政凶札舍力役是其職也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無預於均人其言此者益爲均地政凶札最先舍力政甚則弛財賦又甚則不收山澤及地稅至此則不均地政每歲均之其中不免常有小小變易則亦常常均之凶札未至於不收地守地職則亦均之不均者不擾動之也力稅役賦皆免地政不均可也

三年大比則大均

大均因於大比大比不可移易大均亦不可移易古者大均有禮今制三歲占籍名曰推排歲旱則免雖古濫其大意則甚失之矣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二上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二

後學　陳金鑑　輯
　　　陳汝燮　訂

地官司徒下

師氏　一曰至德以爲道本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微纇纖疵非其至也德至而後可以盡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訂義

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然至於爲惡逆迭相出入者不知其性者也不知其性固不能有諸已矣是故

逆惡乘間而作亦莫能知之夫謂之孝德固無逆惡者臨深履薄之戒雖聖賢終其身不敢已也故曰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所謂知逆惡者不待彰著而後知愛親本有之性少有差殊則知之矣此盡心知性之學德未有不本於事親故三德卒歸於孝德三行自事親推之於尊賢事師無本不立

總論　六德三德同此德也六德舉其成德之可名者也三德原始要終使之所由入也六行三行同此行也孝悌而已矣司徒以此教萬民而賓興之師保以此教國子而推擇之國之賢能皆出於此師氏教國子

而掌以𡬶詔王者君正莫不正也師氏將順保氏正救皆引之以當道也國子成德而後萬民有所觀法故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其所以列於教官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藝司救掌萬民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皆列於其下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司王朝姦慝淫邪皆得察之

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國子又曰國子弟弟繫之於其兄也貴游子弟其父兄之爵尊者也游鄭謂無官司者也司士曰以能任

事此益不任之以事者與諸子游倅之游同義游倅非適不必貴貴游子弟兼適庶必貴者葢常與王居者故國中失之事皆使學焉

保氏　使其屬守王闈

保氏守王闈則益迫近矣師氏有四夷之隸故在門外然保氏掌諫王惡則其察之當益詳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

衺惡未麗於罪猶今法輕情重過失麗於罪猶今法重情輕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

司救圜上與司寇圜土輕重不同司寇圜土鄉官斷

獄麗罪爲當殺司刺訊於臣民以爲過失而宥之者也此非司救議罰之所得行於其初發有司直執而治之卒乃寘之圜土司救圜土即鄭所謂酗醟好訟抽拔兵器誤傷害人雖有罪本其爲無意者也是故議罰行焉不改而納之圜土此其輕重之等不同司救圜土先嘉石司寇嘉石先圜土案司救圜土不改過而後歸者也司寇嘉石既宥罪而後坐者也

總論衺惡雖未麗於罪而誅其意故議罰不改坐諸嘉石罪之則無其瀆也過失雖麗於罪而原其意故議罰不改內諸圜土本以待過失之當宥者是猶以本瀆治之凡司救調人當行之事皆稟之於司徒與其

地治者聽之

而以王命施惠

施惠懼其養之不給而或陷於罪

調人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瑞與節也節豈旌節賊　殺人者罪不至死非其子弟之心故爲辟讎之灋上之人行灋原情故過誤殺傷許和解至於子弟之心豈能忘故又使相避而後其難可和不然各奮私義怨讎滋多民不和矣

司市　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序官胥師賈師皆二十肆則一人介次其治舍也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

辟灋也布泉也四方之布雜至必於是攷灋非灋不
用賈誼曰錢法不立鄭曰攷實諸泉入其意當如是
度量者官爲之式揭以示民使凡爲斗斛丈尺者取
灋於此也鄭言若今處斗斛及丈尺恐亦以此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璽節掌於司關貨出入皆司關受之入達于市出達
于其所至此市政也故見於司市職貨之出內必有
司關之關節王之司市邦國之司市不自爲出內鄭
言非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

匽王與后而不見以爲攷禮正德必不當此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

所謂市者非特國市而已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則所以待賓客會同師役之事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則道路之與軍社亦有市矣有市則有賣價之事而當時未嘗有外市之官特以國市總之惟會同師役之時則市師帥賈師而從之是以國市之官而分任其事

肆長　歛其總布掌其戒禁

戒禁盖立持賣者之戒禁也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

斂市不售貨滯於民用者用貨則斂不然則否

都鄙從其主

主者別治大夫也釋謂以公卿大夫常在王朝其都鄙則遣人治之若季氏費宰公山弗擾之輩天子都鄙葢亦然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

關在郊故曰郊關貨行於關門之內故稱國鄭謂商所發司市之璽節非也不惟市無節而貨方自外入安得遽發節於司市凡節皆掌節守之璽節付之司關使通貨賄聯謂與門市爲聯貨入司關予節乃得入門而達於市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
節傳非司關所得為凡所達貨賄雖不自市來由門至關不由門徑造關司關皆以節傳出之達之於其所至入無傳出有傳掌節所謂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者也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掌節在關取予便也節皆邦節有守節有行節玉節邦國守之角節都鄙守之是謂守節使節及門關道路之節皆行節也必自掌節出鄭言關市道路之官皆得為節如此則雖主掌節何以設專職哉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節皆自掌節出符節付之門關官璽節專之司關符節付之道路之官鄭曰鄉遂大夫是也此專爲民徙及有徵令者也使隨事用之王使旌節掌節予之民自外來者皆當有路節由都鄙者都鄙予由甸稍者甸稍予至關司關留之則予符節而入至門著出入之日出關反符節司關還其所留節而出入之自內出者於其所由予路節有傳鄭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是也蓋關門之內常往來者也有期反節不獨民與商雖門關道路之官亦有期而反之反而復予儆則更爲邦國都鄙使節反必有時守節易世而反反則復予此皆掌節專行之職

遂人掌邦之野

遂人因六遂而爲名六遂在甸則所掌者甸地而已而曰掌邦之野葢合稍縣都鄙法之當行者通掌之稍縣都鄙居民廛里授田溝洫治地皆野法與甸同其法悉自遂人出稍爲邑縣鄙爲都則各聽於其主非遂人之所屬也遂人中大夫秩比小司徒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隨民衆寡而爲之甸稍縣鄙居民皆如此惟甸則合縣爲遂

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敎之稼穡

鄉以州黨居民會其卒伍卽爲軍法故常自爲六軍而田與追胥皆竭作遂雖以縣鄙居民而其軍賦在

丘乘軍師田役皆有司馬之法作其衆庶而後會其車人之卒伍或多或少不可預定是則正卒猶不盡起況羨卒乎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謂之鄉合則非野法也常常比之使之相安相受故倉卒可用遂未嘗比安能臨時盡起而用之乎故以爲鄭之說未盡然也惟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似是然野之制軍一甸七十五家耕之其一車則一家一人自有定制是則小司徒所謂無過家一人者仍爲鄉法耳六遂民數與六鄉同權力相倂事體略等先王誠有深意也地之等不同人之多寡亦異常有進退義疏作每有更

易故以歲時稽而授之皆農民也故惟教之自衛力穡之事授之田野野蓋虞衡歟

凡治野以下劑致甿

治野言凡通乎邦國都鄙致甿其事在旅師

以土均平政

鄉民合士與農而教之故授田少役多每月讀灋四時田獵春秋祭祀征役喪紀會聚多貢稅輕野皆農民專以稼穡任之故授田多役簡貢稅重以土均平政政如字案鄭注政讀爲征政役不平而後人機巧趨利或遂逃其業利均則政平土均之職可致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

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里即其廛之所在上中下地亦以其人之多寡授之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鄉田同井則鄉法也遂人上中下地田萊餘夫如正夫之數野法也所謂彊予也一夫百畝以今畝計之爲四十畝臣麥閒民移用野法一甸六十四井七十五家耕之上地當授田三百九十九夫田萊公田皆計餘百九十七夫中地當授田四百二十二夫餘百五十四夫下地當授田四百五十夫餘七十六夫上地餘最多王制上農夫食九

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小司徒減上二等自七人爲則上地當容此二等也故增一百十五夫而登矣二家增三人中地二家五人蓋與上下相進退也二家五人則一家三人一家二人故增六十五夫而登矣下地餘少增二十五夫而止耳然其下有食四人者有食三人者可任者未必皆二人也要之當使有餘以待增不使當增而不足先王制事無不如此鄭謂六遂之民奇受一廛本謂民居郭已受宅又奇受一廛於野其說誤而疏家又謂餘夫奇別更受廛備離居之法益疏矣。秦王氏文點曰此說作計夫受田其地有餘

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

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鄭康成小司徒註計若干井出稅又若干井治溝洫及澮今以遂人職合匠人職觀之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𧷤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田占九夫而兼溝實得十夫之地也自十夫積而爲百夫之洫千夫之澮以尺步計之當不過占一里十里之地安用多人治溝洫及澮如鄭氏所云哉疏義

又此與匠人一法鄉不爲溝洫夫屋九比遂野法也溝洫之制詳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溝洫不獨治田且設固焉自甸達於畿皆野法也故曰凡治野

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葢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地居一夫而井實得九夫之地也案司馬灋一同萬井九萬夫則雖鄉一井亦謂十夫之地爲遂溝與野同不爲洫澮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葢一里十夫容九百畝於其中非謂方一里只得九百畝也治地郊與野異者郊居百里四同之地無多山陵林麓其地之高者爲城郭廛園平者爲田負郭之田多膏腴下者爲藪牧其間水澤足以灌漑亦必爲溝畎以行之但不爲洫澮涂路經緯之形如治野耳觀載師郊田則當時因土之宜可見遂溝兼徑畛不能爲一夫寛饒之使有餘地也詩中田有廬疆

場有瓜皆寬饒之地畺場其界域也積方百夫溝經緯其中而洫環之成方十里千夫之地十除其一爲百井九百夫洫經緯其中而澮環之同方百里十萬夫之地十除其一爲萬井九萬夫澮經緯其中而川環之遂人言百夫有洫者謂積方百夫而洫居其外也匠人言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謂之洫者開方十里而洫居其中也方十里則爲百夫者十遂人言千夫有澮者亦積方千夫有澮在其外也匠人言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謂之澮者亦開方百里而澮居其中也方百里則爲十夫者十故曰其澮一也遂人言萬夫有川通地勢以著經界之澮也匠人言專

達於川因地勢以見非人力之所爲也然則川形未必正方其旁多華離之地皆不井書曰濬畎澮距川川蓋山澤自然之位故匠人曰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疏家言此川亦人造疎甚鄭康成小司徒註成方十里其中八里爲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爲一成十里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溝洫積而至四都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乖謬甚矣自十夫積而至十萬夫皆十除其一

者九夫共得一夫之地以洽遂溝徑畛且有賸餘之地矣其餘洫澮涂路爲地可計百夫之洫爲地十七畝有奇涂如之積而爲一成十里爲方百夫者十洫涂之地三夫半而已安用三百二十四夫哉千夫之澮三十五畝有奇路加澮十一畝有奇通爲四十六畝積而爲同百里爲方千夫者十涂路之地四十六夫而已又安用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哉一同百里爲方十里者百洫涂三百四十夫鄭言一同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大抵遂人展地匠人制形一同之地定爲萬井溝洫綦布於是以小司徒丘乘之濔比之自井爲邑爲丘而爲甸七十五家耕之出

車一乘又爲縣爲都其法備矣一同萬井九萬夫六千四百井出稅賦車百乘其餘三千六百井爲山林川澤邑里縣鄙爲洫澮涂路溝畛不計猶有餘則爲閒田遂人下劑致甿固當常有地以待之六遂賦車千乘而爲六軍十二同一同未必盡平地能爲九萬夫不足則兼取班孟堅漢書曰同方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雖大約言之且其說未必盡合周禮然其論井地則精於鄭矣鄭康成注小司徒曰九夫爲井方一里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其說是矣惟不悟遂人匠人本一法因見遂人以十

夫起數則曰此溝洫澮也匠人以九夫起數則曰此井田澮也兩說既離乃欲合遂人於司馬澮以爲鄉遂皆無公田皆稅夫又欲合小司徒於匠人則以爲畿內不爲井田而小司徒丘甸實井田也乃曰此爲造都鄙澮及見孟子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初稅畝傳言穀出不過藉有若對魯哀公盍徹皆井田也則又欲合之於周禮乃以爲周制王畿用夏貢澮邦國用殷助澮鄉遂公邑之吏役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一國貪暴無藝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夫豈獨紛錯無統而猶誣先王失建邦設土樹后王君公之大體矣司馬澮

鄉法也不獨不爲公田溝洫之制亦略故以夫屋比地而一同萬井三萬家與小司徒夫屋爲合是爲鄉遂遂人野遂也溝澮距川與小司徒井牧爲合是爲野遂經鄉野異條鄭謂之同制何據哉司徒施教遂於都鄙比閭族黨鄉州與王國同故以室數制其域不使山川溝洫妨其實地正不爲井田而康成反以丘甸爲造都鄙遂何據哉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孟子教滕文公使復先王舊遂則諸侯有野與王國同矣康成知邦國用遂遂合於孟子而不知什一自賦亦孟子之言乃謂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則又何哉訂義

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

大司徒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小司徒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遂人凡賓客令野修道而委積遺人委積以待賓客獨軍旅無所見軍旅急與王師所至得輒發是宜有成灋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

帥六遂之役致之鄭云致於司徒恐未然致之於稍人遂人不直致於司徒也稍人曰大喪帥歷車與其役以至以聽於司徒綍舉楷索用綍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及葬大司徒親帥鄉役屬六引遂亦帥

野役屬六綍及窆陳列之使背碑引綍司徒皆節制之司徒節制野役見於經者獨此事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

事謂司空事典帥而致於稍人稍人帥而聽於司馬

遂師 入野職野賦于玉府

虞衡本自為一官府而屬於遂以其有農當授地須職作事通於遂政而遂師徵財征故其當入玉府者由遂師專達其餘則與凡賦入於有司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

謂道之居先備緩急用之

遂大夫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

鄉之所謂賢者皆以德能者皆以道遂未嘗以此放安得以此與之甿即遂人下劑致之田里安之樂昏擾之也七萬五千家幾二十萬人必當有桀異聰慧者於是乎興之

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遂大夫專以教稼穡爲職而里宰合耦於耡鄰長趨其耕耨無非農事者故興甿明其有功者亦惟田功而已雖然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雖在畎畝不敢廢也故漢舉孝弟力田有三代遺意屬其地治者謂有黜陟廢興治地之官當有闕絕於是以新興之甿聯屬之與賢能日出使長之入使治之與甿日

屬其地治者各因其平日之所服習者而官之故曰與士於庠序與農於畎畝

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四達謂達之於四畺凡爲邑者皆得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事鄭所謂以稽功事者也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

徵徵斂也謂之政令徵比比比而徵之小司徒井邑上旬令貢賦稅斂之事是也

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亦攷察之如鄉師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

遂之祭祀見於此所以教敬也鄭以鄉黨祭禜遂鄙[illegible][illegible]然鄉州祭社野縣不祭社又禜之名不出疑野祭法畧皆不立名或社或禜皆得祭於此豈非里社者歟

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

數衆庶稽其在不也媺惡其人之善良奇衺也自遂師至鄙師皆行誅賞與鄉不同鄉之誅賞必告於上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

車七十五人二十五人一人爲甲長謂之甲士即里宰也四丘爲甸三甲七十五人春秋作丘甲蓋一丘二十五人起羡卒矣

行其秩敘

鄰長無爵故行其秩使有祿所謂祿足以代其耕是也葢時時給之皆吡也不相帥屬故以其才等行其序有序則有秩秩序定則有後有先有帥有從有司政令皆可應也周禮凡其體敵不能相帥屬者則皆秩敘宮伯月終均秩歲終均敘鄉師邦事作秩敘是也

鄰長　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徙不惟不便其處上中下地人多寡絕相遠則不容不從

旅師　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

與發也散其利不使積貯者有所專擅常平平賣之濾也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㜸惡爲之等等復除之等鄭謂以其人之多寡授上中下地非也授地之濾常濾也遂人已見此言使無征役則爲復除久暫之等明矣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自甸而往以稍名官者甸稍一濾舉稍以包甸都鄙鄉濾不爲丘乘之制其餘則野濾而曰掌令丘乘之政令蓋不爲丘乘者非其所當令也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濾作其同徒輂

輂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徵發之令司馬下之縣師縣師下之甸縣都復以其灋授稍人據其灋以作其衆庶而帥之稍人下士得主興作事而爲之帥其意密矣以聽於司馬聽其分隷縣師鄉官稍人甸官其作事縣師受灋於司馬稍人受灋於縣師中外相應

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此棠上以縣師之灋作之稍人帥而聽於司徒

委人　以甸聚待羇旅

遺人野鄙之委積待羇旅委人以甸聚待羇旅先王之政不使一人有乏絶之患

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凡會師者不入關故軍旅賓客館於此使委人館之者就薪芻也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均地貢自甸始推而行之於天下然其本必起於均地政地政均則地事地守皆可均蓋與均人一瀛均人所以不均地貢者國中九貢閭中之瀛無不均矣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

皆以地𡏖惡爲輕重之瀛而行之掌其禁令

爲之輕重之瀛使無偏𡑈難行之節所謂和也必本於地之𡏖惡蓋其豐儉厚薄皆於此乎可見刑禁亦

必有以和之則一切之灋以律天下宜其所難行矣
掌其政令蓋已和而著爲禁令也
稻人
水政豬泄掌在稻人則以稻之所急也
以涉揚其芟作田
芟夷涉上則復生故以涉揚之草死田肥故曰作田
澤虞
國澤爲有皮角珠貝非民所得有者故以時入於玉
府而頒其餘以時入之于下府頒其餘于萬民
舍人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
舍人猶詩言室人於內者也耕者勞於外食者

內先王存䘏耗之戒焉故以其職曰掌平宮中之政
以至掌具出入既無事而食而其政不平出入不以
灋不其甚歟守謂積聚米給予也

倉人　凡國之大事其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大事大師役也其小者遺人委積自足其之其大者
倉人其其穀積食飲之具食糗糒飲漿酏也

司稼　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司稼巡稼知歲之豐凶民之寬急為最切故通掌其
事五 通考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
舂人饎人稾人皆宮中之事以用穀故屬地官舂□

抌炊爨因祭祀賓客使內人皆識其勞苦煩辱不止
稼穡之艱難訂義

總論司徒官屬

有地官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十五人上士四
十八人中士一百三十人下士二百八十八人王之
門關十二下士各二人則又四十八人府一百三十
人史二百十九人賈八人胥二百二人徒二千四百
五十六人又舞徒四十人奄十二人女舂抌二人女
饎八人女稾十六人奚八十五人是皆著於數者也
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場人皆中下士口口府史胥徒
又司市立胥徒又司市立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

長皆不能計其數者也鄉老皆公卽三公卿大夫皆卿卽六卿六鄉三十州州長皆中大夫州五黨黨正皆下大夫黨五族爲七百五十族族師皆上士族四閭爲三千閭閭胥皆中士閭五比爲萬五千比比長皆下士六遂大夫亦中大夫六遂之縣視州鄙視黨酇視族里視閭其餘各下於六鄉之一等六鄉之餘民居四郊其官爲四郊之吏稍不爲邑縣都不爲都有吏主之皆不可以數計也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二下